

# 校刻 三國志

三

漢書門			
九	七	〇	四
冊	架	函	號
一	二	一	一

內閣文庫			
八	五	七	〇
函	冊	架	號
七	一	〇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4	
冊數	10( 3 )		
函號	280	14	



三國志卷之十二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尙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隴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鄧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

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德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教欲使燔翳捐褶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苗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織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遠推方直達正色於朝魏氏初職委授銜銜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攀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議論者好譏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

今日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顧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遂見琰名著顧籠從而視之遂自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諷乃收付獄琰刑輸走前所自琰者又復自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使琰行刀鋸乎吏以是敷告琰琰謝曰我珠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斃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

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也朗以為不然而琰每乘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虛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如卿諸人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濟南人也融字文舉濟南人也

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融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疾覽所忿疾覽為刑章下州郡捕儉與融兄褒有舊因舍儉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儉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乃上議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乃令配食縣社其禮實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騰蓋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禮及高談致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深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

殺五部督郵... 與別校謀... 令上部與融相拒... 孤丞祖劉義遜... 為張瑄漢紀曰... 制酒禁而融書... 亡國今令不... 輒引與同坐... 因是執彪將... 之罪乎... 縷綏摺紳之士... 誰不解體... 融對孫權使... 安有異毀而... 其罪矣... 傳融論以為... 曰何以朝... 可安如孫... 父收執而... 倘若劫而... 夫人之子... 太祖相攻... 自恃勤勞... 非得內嫌... 州北界合... 子伯時亦...

子伯少有志... 遂為所用... 下極攘各... 勢不如孤... 之一目也... 今寃之... 毛玠字孝... 遂住魯陽... 饑饉流... 無經遠... 畜軍資... 為東曹掾... 莫得進... 祖歎曰... 答曰老臣... 玠請謁... 知其情... 平柳城... 班所獲...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毛玠

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孫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殮之潔家象濯纓之操實者無微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桑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案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煖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艸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與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翻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

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誘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宜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釋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爲動○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適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旣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邊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關宜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閑賢人隱故不閉賢人隱故不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蕢俱攻圍蕲陽蕲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蕲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潁山術知夔終不為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賢刑罰可也加其捶扑之罰庸以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乏節必審於所蹈故高荷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難繼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笑于安於擊斲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繼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耻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鄴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

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餘家魯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持丁儀兄

弟方進寵與不台尚書傅異謂曰不台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  
 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姙懷之心立於明朝其得入乎玠終不屈志後果以凶為敗文帝為  
 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竝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  
 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議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  
 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  
 為豪汰文帝踐祚封咸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  
 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  
 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實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備將軍荀謂所表活  
 誠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數已出之女  
 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則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離之婦使從夫家  
 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朝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  
 子那嗣那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那嗣那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  
 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謂曰以文王之遺事其親者其  
 穎昌何疾乎其荀疾乎古稱會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  
 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鄆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  
 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  
 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  
 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  
 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

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  
 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  
 士也楨誠不足同賈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  
 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誘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  
 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  
 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  
 傅文帝踐祚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  
 嗣○晉諸公贊曰顒曾孫荀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  
 清職元康中與劉琨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  
 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  
 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節義厚愛人沈毅有謀大  
 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勛與紹製卓紹與卓不取發請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  
 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紹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紹將軍時紹眾最盛  
 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陷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遷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機  
 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  
 進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  
 備欲與戰信止之信不從遂敗信在武紀太祖以賊特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  
 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  
 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  
 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騎都尉使持節 辟助丞相掾。○魏書曰助游白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助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高節知名於世 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毀手書為之請罪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悲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助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助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助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助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橫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過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助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舉助為官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助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助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壘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助奏紕遺而曜密表助私解邕事詔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駭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助罪帝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助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略曰勳字子臺瑯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  
 在散伍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為李中成所  
 白收治并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  
 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  
 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  
 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  
 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  
 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  
 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  
 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  
 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  
 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臣松之案無潤繫  
 山名在洛陽東北繫  
 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  
 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  
 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  
 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  
 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  
 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

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  
 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  
 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  
 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  
 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  
 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燠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  
 梁墮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  
 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  
 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  
 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  
 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  
 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  
 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  
 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  
 嘗以言逆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  
 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愆怒而

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葬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顛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  
 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助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  
 直而能溫自非兼才曷克備諸

三國志卷之十二

三國志卷之十三

魏書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繇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繇深獨敬異定少時十七歲常禮待與同獨謙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讓去公車絕遠公推賦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問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諭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細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著語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願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議難向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始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柯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辜邪觀嘗以膺之言自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持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建敷並以黨錮不任繇則建之孫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為穎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謂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

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援等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當推劫。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

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即據衛固。誣迫吏民。訟訴之言。交擇道路。漸失其禮。不虞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致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廢。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揀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廷。繇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誣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聞。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與。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事。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騙。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劾。爵。土。臣。久。嬰。請。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讓。免。冠。徒。既。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因太子鑄之。釜成。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誰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新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繇今就事。實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室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讀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何。邑。一。尸。主。事。之。臣。拘。音。荷。臨。地。也。賜。兩。鬘。旂。輔。載。珥。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魏。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矣。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海葛奕。博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璧。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昔。流。離。將。來。是以垂棘出晉。璆璠出魯。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爾美玉。白若。瑩。瑩。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爾。君。侯。皆。有。美。瑛。瑛。之。寶。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儼。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運。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現益曠。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者老。願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臣同郡故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願念。

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噓文帝即王位復為大

理及踐祚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

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

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

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緣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緣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神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

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

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緣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

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官割

者緣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

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

寢太和中緣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

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

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

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

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

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官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

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

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

日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

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

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緣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

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

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

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

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緣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

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

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哀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

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

與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

禮使墨者守門射者守宮守內刑者守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

之所同未有知其由來者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後人者刑

而害物者不息是駭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

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

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

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

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

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

同制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

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儻無施其惡

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

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沉肉刑，漢書斬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賊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也。太和四年，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獄明也。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子統嗣。初文帝分統戶邑封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統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統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甍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統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統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諒，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統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統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統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統行。○臣松之以為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統行。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統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統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絕。○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欲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謂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顧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豫，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沖與歷曰：孫

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沖與歷曰：孫

德名望遠近，所歸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謂歆曰：孫策略地江東，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

廣請出郊迎。欲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遣，開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飲，共坐談，談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欲時起更衣，則論議譁譁，欲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板丘，遣虞翻說欲，翻既去，欲請功，曹劉壹入，謂壹勤於住城，遣徵迎軍。欲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割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與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猶見原怒，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機，明且出城，遣吏齎策便進軍，與欲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盛，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欲既無夷船，船遊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機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欲，孫權欲不遣，欲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欲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欲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欲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欲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祚，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欲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謂叙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欲以形色性時，徒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擇，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欲素清貧，祿賜以振施，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欲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欲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開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鐵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斯髮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琴瑟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欲居股肱之任，向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欲淡於財，欲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謂叙曰：欲淡於財，欲動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素，清而不介者矣。○備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贊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憂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為限，以試經。欲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欲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欲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得往，乃前向欲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欲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欲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山傳者不同。今欲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願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機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欲必起，乃還。欲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欲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

之賢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賢。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敬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敬侯，字表嗣，初文帝分敬戶邑封敬弟，續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

○華嶠諱叙，曰：敬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其風，錄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任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空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陳，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二子，長子廣，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廣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濟字立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廣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操，為尚書，字敬叔，世語稱善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河南尹，恒在光祿大夫，開府，濟字敬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留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與不自持，屏後聚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

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懼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零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誤，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法畏威，自驚又無真介，不早自歸，於破囚之中，然後委命下獄。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郵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歸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者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懼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責備，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詭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收，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儒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啟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

俱以治獄見稱。○魏書曰：太祖請同會，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糝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朗明朗答曰：孫權前賤自詭，朗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擊節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奮者，辭不能言。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鷄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

三國志卷之十三 魏書十三 王朗

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祚。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魏名臣奏載。期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醴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駟騶馬六萬餘匹。外牧則廐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畏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爾粟惡。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邈泰而後約之。趣尊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祭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謀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攝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當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辟震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具萬人。或商賈。遊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諱。戒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機則三面。並荒。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餘。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既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雖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其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實於交兵。而後威立。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爲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官。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國。郡登與縣長王祐。帥爲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登。至黃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開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宜顯。登。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太官。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鵝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滂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微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救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

三國志卷之十三

魏書十三

王朗



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棟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穢業，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惟淮漢軍亦各還，交不置，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明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

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有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成之地名。滅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

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

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明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

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攀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眾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懼，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

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書曰：朗本名嚴，後改為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賢無所受常，讓世俗有好施之名，而郎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太和二年，薨，諡

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

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

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霽  
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  
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  
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  
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  
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尙書  
也<sub>以出內帝命而已</sub>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  
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  
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  
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尙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  
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  
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  
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  
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輟斂之制與徒之飾皆同之  
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  
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  
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  
神者曰皇德合

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謂爲稱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爲上古謂皇皇  
言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爲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傳不謂之  
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  
所云蓋就漢制而爲言耳謂之爲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  
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  
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  
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未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  
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旣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  
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  
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  
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耆而更之咸知息  
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  
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與功何功不  
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  
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  
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  
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  
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得罪之吏宜死  
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官

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

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亾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縲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真，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兩命袁淑、魏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燧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籍。明帝時，大司

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零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

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謝轉為元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象太祖疑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謂太祖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嘗不先讀百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少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零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阮禕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八懷苟且綱紀既喪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亦避役竟無能習學者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大議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大議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之作司隸鍾繇在東讀其文曰此實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殺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於郡中而夏為軍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祕書丞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實初為祕書丞天水薛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

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

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拾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禧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

相研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誦讀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辭寫而得後徵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象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欲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三國志卷之十三 終

三國志卷之十四

魏書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

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鬪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勸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高祖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官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顧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自太祖太祖曰卿嘗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

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為將軍恥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遷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黃育昱收山澤人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術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

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遼。將軍之時。天下雲起。故國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開。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貴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逆。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祚。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

○魏書曰。昱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

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

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

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以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述。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

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

書曰。自志才。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述。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

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

書曰。自志才。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述。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

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

書曰。自志才。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述。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

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傳子曰太祖

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

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一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紹以逆勳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

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在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

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指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

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

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

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

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

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

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

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

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傳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

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魏書曰劉備奔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

叙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後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

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備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

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是時太祖

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傳子正反也孫策轉

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

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

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

許貢客所殺○備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

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

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係策輕挑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

也今正以變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耳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

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

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尙果爭冀州譚爲尙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

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傳子曰河北既平太

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尙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

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

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丸之資招

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錫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

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

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

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

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

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



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喪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駐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除  
越險塞定烏丸震威遠東以鼻衄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  
知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 諡曰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 後太祖

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

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備子曰

或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懼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  
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  
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  
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刑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乘命定事人心  
乃爾何得

○世語曰嘉孫傲字泰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襄陶長栢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

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

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

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

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

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

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

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

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

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途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

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

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

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犬馬金帛遂與西

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

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

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

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

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

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

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

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

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

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

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

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

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

三國志卷之十四 魏書十四 董昭

五

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眾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愧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亾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

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袁術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且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管錫土開字末世田單驅蛋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留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

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祚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

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徙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慶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冑嗣冑歷位郡守九卿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德惠音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昔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昔之侍人有詔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父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曄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昔昔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父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昔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

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徒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視漢室漸微。己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甚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

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問。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與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志。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其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張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

終於叛敗○傅子曰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黃初元年以曄為

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

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

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

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

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

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

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

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

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之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

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遠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

我襲其內吳之凶不出旬月矣吳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

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必以為懼其不可孤何不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

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兵擊吳開我伐吳知吳必凶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

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與德

合天地聲靈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

心不可疆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

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內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

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無不感德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

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

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

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

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自將而

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

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

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

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

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

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

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

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

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

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

以慎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尙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

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

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

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

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祚尙新智者知命俗或

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

有間。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嗚呼！明皇帝親臣，又重嗚呼！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嗚呼！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幸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嗚呼！吾言蜀可伐，暨曰：『嗚呼！可召質也。』詔召質，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味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也，陛下不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諡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驕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祚，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亾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谿，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亾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愷，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

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蹶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賊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

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者。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知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官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官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勉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贏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謂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實折後事。已耳。然沓諸之問。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

淺規或能輕兵。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凶兒。掩襲未可測也。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凶兒。掩襲未可測也。

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尙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交多不載。濟亦未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濟難隆。及濟曰。夫蚩龍神於類。類自祭其先。不祭蚩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其違而通。其義。濟豺類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

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自負心矣。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竝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冀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邵陽祕初。○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之太祖爲司空。又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爲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蕃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囉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爲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掾計吏尙書令荀爽。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尙書郎。辭以家難。時

東河。文帝卽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

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

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

夏侯淵軍。敗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帝聖於用兵。察

蜀賊。棲於山巖。視與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

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遇無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

與。天下擾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

震。嚴。置。寇。鎮。靜。疆。場。將。士。虎。賁。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

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平。徵。昔。文。皇。帝

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缸。千。萬。數。日。間。缸。入。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

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和。奉。持。之。明。驗。也。以。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

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按

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象。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

監。令。孫。資。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分。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圍。解。矣。帝。從。之。比。能

果。釋。後。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

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

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

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

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也。若。眾。人。有。詭。過。及。愛。憎。之

說。輒。復。為。請。解。以。塞。滯。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逸。並。有。譖。毀。之。善。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

寵。邀。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妒。資。之。而。楊。豐。黨。附

像。等。專。為。資。構。造。謗。毀。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

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乘。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

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

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

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

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

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

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

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

樓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京。至以授宣王。宣王

命汲獻等先詔。令於職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

將軍。司馬。燕王。願失。指。舉。出。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擊。等。罷。燕。王。大

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

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

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

向。使。深。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

晏。駕。陛。下。即。祚。猶。有。曹。休。外。內。之。望。顧。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

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

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金。霍。劉。章。等。其。誰

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

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

乃。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祭。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皆。得。陛。下

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孫。劉。子。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

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其。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

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

三國志卷之十四 魏書十四 劉放

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像附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因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輒真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謠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曹爽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黃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家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純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純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竝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三國志卷之十四 終

三國志卷之十五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塘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葺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故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稟振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

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堰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置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廢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頓頭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實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尙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疆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堪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副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討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贊曰子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行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甚街之會弘病卒子瑤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傳字元異博學好古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讀書名臣列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巷園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

不取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卓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譏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遣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尙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羸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餘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頤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求當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望望子洪嗣。○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諱。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襄陽王。遷太尉。

大司馬時字為太宰。父子。公。自中代以來。求之有也。洪字孔。梁封。問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咨字君初。公。並。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羈繫。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各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有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會空城中。交市。遂救鄴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常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廣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普。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習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妻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開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文帝踐祚。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



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顧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  
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  
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諭蜀師言卿能斷隴使  
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  
賊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更初不朝觀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龍西太守前楚特  
唯而大應稱諸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能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驎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遊音樂是時武  
乃畜歌者琵琶箏箏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榜浦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  
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  
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  
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  
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  
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  
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  
賈復請擊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  
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  
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  
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鶻陰口既揚聲軍由鶻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  
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  
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  
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  
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  
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涇中郡黨散去唯  
姻平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英中而西南詣蜀耳英曰與軍數十年今雖能敗何有乘其門而於人  
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遠來獨夏侯儒夏侯之眾不足追我及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  
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  
夏侯儒還使留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侯侯從行  
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  
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咽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  
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顯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  
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就為健行嘗刺超予折因以折予超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  
祖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  
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疲瘁所處又挾宜早自附是  
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  
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營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  
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從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  
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無  
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讓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  
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  
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  
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  
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  
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  
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鄯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鄯陵以兵

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說導從去然六七里翽翽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  
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備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西羌恐率衆

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  
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  
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

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誣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  
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  
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參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  
功曹徐英嘗自願既三十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願計本原猶欲與英和曹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  
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姓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人善既不挾舊怨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

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  
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  
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

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  
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  
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在里舍恒惴惴數為  
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緝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  
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  
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猷往見之有所  
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

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郗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鄴陵  
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

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  
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

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  
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曉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

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  
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

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  
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祚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  
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

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  
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  
略曰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  
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  
兄柳字宿其明無何善字綺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

與授要不害達。絳人既潰，授聞達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授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達，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得免。○魏略曰：授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授曰：「王府君雖郡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初，達過皮氏，日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授既并絳眾，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授謀人祝奧，授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帥屬吏民與賊郭援交戰，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擊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日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搥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達意者，遂即察我達善，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教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瘰愈大，達

本名喬後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改為達。

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竝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鄴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疫，於是軍中擾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

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開達嘗為鄴令，學府皆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謂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請治所何宜？』如是。

薄祭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嚮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魏略曰：達為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鄴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竝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  
 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遂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  
 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  
 太和二年帝使遠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  
 司馬宣王從江陵遠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遠東與  
 休合進遠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  
 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遠曰休兵敗  
 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  
 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  
 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  
 遠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遠節休曰遠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  
 石之敗微遠休軍幾無救也○魏略曰休怨遠進逼乃阿責遠遂使主者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遠恃  
 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遠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遠遂終無言  
 時人亦以此多遠○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  
 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易為以是稱說賊獲之心耳  
 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  
 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會病篤謂左  
 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曰  
 遠時年五

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遠祠詔曰昨過項見

賈遠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遠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  
 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遠祠下詔曰遠  
 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美併祠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  
 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晉諸公贊  
 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驛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  
 略列傳以遠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李沛二人繼遠後耳字子憲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  
 為諸生當種殖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術領冀州以孚  
 為主簿後與術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術領冀州以孚  
 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郡固甚堅多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  
 自往向問孚當何所得孚曰開鄴固甚堅多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  
 所之皆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將向來南所令止亭傳及到梁洪使從者研問事杖三十枚繫著  
 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駕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備都督  
 歷北國循表而東從東園表又循園而南步步呵責守園將士隨逐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園角  
 西折當章門復責守園者收縛之因開其園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其城上人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  
 稱萬歲守園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事計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昌請使  
 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復得入也方且復得出事計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昌請使  
 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出復視園中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向走孚與向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  
 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爾冀州主簿李  
 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  
 信者宜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  
 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於陽平太守李本姓馮復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  
 矣其於精斷然與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李本姓馮復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  
 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與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棧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  
 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皆進乾棧太祖甚喜及太祖  
 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趨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  
 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輪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料禁乃發救選鄴  
 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何以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  
 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八緡百匹既欲以屬之且以報乾棧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車中豪右  
 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譙宛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  
 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

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持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元散里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三國志卷之十五 終

三國志卷之十六

魏書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祗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與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回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儲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常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疾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遠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權減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都督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棘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墨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

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收  
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  
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  
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三輔亂飢窮避難

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  
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  
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  
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帝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段民乎夷之功聞又出軍

勿宜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復我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  
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  
威恩為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賊糧則既有  
郵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厲風俗也後演復結旁

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  
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畧羌胡  
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

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  
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  
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

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與擊進於張掖演  
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  
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

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  
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  
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

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洽音若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

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元散茂見則嘲之曰任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塞驢鹿車  
也初則在金城開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恐  
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  
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係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

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  
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如偶沉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

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  
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怪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

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

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壽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子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

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

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

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待中歌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

進畿太祖以畿為司空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

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

通後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

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

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

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

亂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

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

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

未至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

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

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

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

版時歎曰昨日功

也固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畿各持

曹今為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且觀畿去就於門

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

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

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

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

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貨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貨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

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

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

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

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

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

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

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餘役隨時

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

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

土樂詳由畿

而升至今河東特多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

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

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

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

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

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封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零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

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備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

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

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

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傑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

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

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

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

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

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

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

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

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

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

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

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

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祚天下斷獄百數十

而升至今河東特多

韓遂馬超之叛也

弘農馮翊

多舉縣邑以應之

韓遂馬超之叛也

弘農馮翊

多舉縣邑以應之

河東雖與賊接民無

異心太祖西征

至蒲阪與賊

夾渭為軍軍

食一仰河東及賊破

餘畜二十餘

萬斛太祖

征漢中遣五

千人運運者

自率勉曰人

生有一死不

可負我府君

終無一人逃

亡其得人心

如此○杜

功間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

顧念河東吾

股肱郡充實

之所足以制

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

在河東十六

年常為天下

最文帝即王

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

及踐祚進封

豐樂亭侯邑

百戶○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依書皆錄奪

啼哭道路畿

但所錄皆亡

者妻今儼送

生人○魏零

曰初畿在郡

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有

已自相配嫁

魏書卷之六十六 杜恕

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掛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恩，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絮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僕出為東郡太守，三人皆怨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璿，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

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祚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奸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父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

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者皆可。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

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逆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怨在弘農以孟康代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綠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劾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於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遺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諸時出案行皆豫較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救吏卒行各持錄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管造之自出於康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思澤治能乃爾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怨遂去京師營宜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怨遂去京師營宜多為怨言者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怨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怨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怨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怨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怨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

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怨折節謝己謂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怨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踴躍滄海乘降耳不能自諱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割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否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語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恐程征北明之亦善怨偶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怨

此敗初怨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怨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杜氏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其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與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議之遺續朝廷感焉詔封怨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嘗與詳論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初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怨奏議論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怨弟理字務仲少隱由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厥索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華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企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叔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擬有器局預有大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諱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關達博通淵雅之士位  
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  
度荀純竟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  
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語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  
領軍吳  
之甚憫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續諫  
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表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

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表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表謂進  
曰董卓疆忍寡義志欲無鑿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乘意獨  
斷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實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鑿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穎川人荀  
攸曰向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擊威憚卓其敢忤旨泰恐其置益  
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懼泰乃跪辭而對曰非以無  
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勦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  
百劫忘戰日久而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  
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  
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唯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  
馬控弦勇等孟真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  
人主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某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  
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挾矛弦弓矢沉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懼  
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遼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  
服而明公可遠任智謀可公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說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忠義克實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  
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郡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真欲造亂以微弱燕趙  
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真欲造亂以微弱燕趙  
必不不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不衆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乘德恃衆以輕威重  
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  
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

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  
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  
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  
舉瞻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  
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  
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  
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  
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  
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  
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鄆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  
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  
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  
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  
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  
令以發奸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  
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  
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  
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

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晉陽秋曰。泰子妻字材。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晉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妻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立。晉諸公贊曰。默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像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魏略曰。天水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熒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水使極。澇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輒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澇。又教。行。澇。遂。率。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熒。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水。使。極。澇。洽。然。後。乃。耕。不。不。曉。作。輒。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澇。又。教。行。澇。遂。率。循。其。迹。不。能。及。也。

石。○璿。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于。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限。月。取。車。牛。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分。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僮。又。於。府。下。起。菜。園。吏。役。開。鋤。治。又。課。民。當。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塞。水。突。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菜。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部。最。白。王。宣。王。乃。發。怒。召。車。市。侯。便。於。斐。前。賦。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更。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與。農。察。見。推。築。欲。令。斐。謝。限。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百。是。之。後。車。營。部。縣。各。得。其。分。後。散。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皆。泣。道。車。不。得。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暗。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則。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也。令。孤。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曾。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請。斬。太。祖。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賦。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義。乃。遠。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孤。氏。而。郡。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信。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歷。疏。得。不。坐。○案。孔。氏。讚。孔。父。字。元。備。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父。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

之名守乎。想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三國志卷之十六終

三國志卷之十七

魏書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賞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尙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於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

三國志卷之十七

魏書十七張遼

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

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

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瀋山瀋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

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

憑倚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

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祚封督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篤遂薨於江都帝為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薨子統嗣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

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鞅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睦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

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鞅於苦斬鞅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畧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整暨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神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

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獠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獠獠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獠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獠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獠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獠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遂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德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魏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鄆孟明喪師於穀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

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

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

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

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

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

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

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

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

降陽秋與夏侯淵討鄴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

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

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

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

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

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

為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

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

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

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祚進

封鄭侯詔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官遣南與夏侯尚擊江

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

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

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

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

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

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

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

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

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

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

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

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

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

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

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

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

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

祖授晃兵使擊卷音權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

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

洪擊滙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

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

晃輒降之既而降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

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

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

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宣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

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

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

三國志卷之十七

魏書十七 徐晃

一

五

五

五

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坂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

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踰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積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

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遼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鄒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假。暫見齊整。意尚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程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款。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滅損。故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郡。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貴不歸。故卿如夜行衣。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鑿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conta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or biographie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25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ensely packed,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printed books.



